

歷史與空間

文：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

生活點滴

文：卞允斗

杜詩在東亞文學中的地位



張伯偉教授。

今年是杜甫誕辰1300年，南京大學文學院張伯偉教授，特意訂定「杜詩在東亞文學中的地位」作為在中國文化中心演講的題目之一，以另一種的方式來紀念杜甫。今人一般對杜甫這位詩人的名字和生平都不陌生，對於他貴為「詩聖」這個文學地位都沒有異議，然而，杜甫「詩聖」或「詩史」這一名號是否一開始就有呢？他的詩歌在東亞地區如日本、朝鮮半島等國家的地位又如何？其文學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東亞文學，在空間上主要包括中國、韓國、日本，這次的講座內容旨在打破國別、民族和語言的限制，在更廣泛的範圍內討論文化現象。

中國文學史上的杜詩

今天，大家都說杜甫的詩作是集各家的大成之佳作，其實他在世時，雖略有名氣，但地位不高。就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，若要看文人的作品是否受重視，最直接的翻查他的作品進入選本的数量，收錄的数量越多表示他受歡迎的程度越高。但綜觀現存的唐代詩選，幾乎沒有一本選錄杜甫詩。另外像《琉璃堂墨客圖》，它是唐代一部重要的詩學文獻。琉璃堂是文人聚會的地方，而墨客指的是詩人。在該文獻中，王昌齡是詩天子；李白是詩宰相；王維是詩大夫，但杜甫只是排名第十三。當時，杜甫自己也自歎：「百年歌自苦，未見有知音」，他說自己非常用心於詩作，卻苦無懂他的知音人，在文壇中沒有公認的地位。

一直到杜甫逝世大概十年後，他的名氣才漸漸地變大。元稹說：「余讀詩至杜子美，而知小大之所蘊萃焉。……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入之所獨專。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」這時杜甫得到大讚美，此乃杜甫地位的一起。但到宋代，他的名氣開始回落，因為某部分的詩人不喜歡杜甫的詩作內容和風格，如楊億，他甚至賤稱

杜甫為「村夫子」。歐陽修也不喜歡杜詩，他在《李白杜甫詩優劣說》認為，李白的詩比杜詩較多元化，但若單就某一方面的內容或風格而言，杜詩也是出色的。

到王安石的時代，杜詩的典範地位才真正地建立起來。王安石認為杜詩不論在內容和風格上都是「光掩前人，而後來無繼也。」除了王安石以外，當代還有許多人極力推崇杜詩，如蘇軾、黃庭堅等。他們三位對杜詩的內容、風格、句法，以及杜詩中的思想都極度推崇，是非常全面的評價和讚美，這時候，杜詩的地位可謂堅不可摧，以至於各私塾都傳授杜詩；它的地位類同於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經典，每位學子都要背誦、學習。

日本文學史上的杜詩

杜甫的詩集早在九世紀時已傳入日本。文學方面，唐代之於日本是先進的國家，所以當時的日本政府會安排僧人、學生到中國留學，學習中國文化和禮儀。日本人對中國文化非常欣賞，尤愛閱讀中國的書籍。當時來華的日本人，都必定購買大量的漢文抄本回日本，其中也有杜甫的詩集。

日本的文學史主要分為三個時代：平安時代（以貴族的文學為主）、五山時代（以僧人的文學為主）、江戶時代（文人的文學）。在平安時代中最受歡迎的唐代詩人不是杜甫，乃是白居易。當時的選本如《千載佳句》，只入選了六聯杜甫的詩作，白居易的作品竟達五百七聯。

到了五山時代，隨著宋代文學及批評文獻的傳入，白居易的文壇典範地位漸受動搖，杜甫的地位在這時則開始上升。隨著閱讀的頻繁和受眾的增廣，禪林中也興起了講解杜詩的風氣。《翰林五鳳集》卷六十「支那人部」以杜甫為吟詠物件的作品，也多至二十二題五十一首。但杜甫還沒有獲得獨尊的文壇地位。

江戶時代是杜詩盛行的時代，大概是17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，大量杜詩的注本傳入日本，如盧元昌《杜詩闡》，元祿七年傳入；仇兆龜《杜詩詳注》，寶永七年；《杜律意箋》，正德元年；享保二年；楊倫《杜詩鏡註》，弘化元年等。對杜詩的閱讀和註釋風氣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只是杜甫僅僅作為一段時間內的文壇典範，還不足以成為至高無上的最高典範。

現代學者吉川幸次郎，他不但對杜詩迷戀不已，更是極力地推舉杜詩，他絕對是讓

杜詩在日本成為典範的重要推手。他更說自己是為了拜讀杜詩而出生的。他對杜甫和他的詩作有以下的評價：中國文學中最出類拔萃的作品便是唐代杜甫的詩作；杜甫不僅是唐代詩人的代表，也是中國古今以來最偉大的詩人，是中國詩的完成者。這樣的評價奠定了杜詩在日本的典範地位。當然這跟吉川幸次郎自身的文學地位和名氣有關，他在研究中國文學這個專業裡享有很高的地位。

朝鮮半島文學史上的杜詩

杜詩在朝鮮半島文學史上的地位，可以用申緯《論詩絕句》中的一句話作總結：「天下幾人學杜甫，家家戶戶祝東方。」「東方」即是朝鮮半島，意思是模仿杜詩最多的地區是朝鮮半島。杜詩在朝鮮半島享有獨尊的典範地位，它在朝鮮半島文學史上也是歷時最久、影響最廣、印記最深的。但杜詩在朝鮮半島的文學史上，也不是一開始便有此影響。高麗時代（相當於中國的宋元時代），當時最高的典範是蘇東坡，當時科舉的考題多用他的作品。

到朝鮮時代，杜甫成為崇高無比的文壇典範。主要原因是杜詩受到當時的王室的極度喜愛，故此杜甫的詩集在當時有大量的翻刻本，絕大部分杜詩的翻刻本及新撰都是在王室的主導下完成。因此，讀杜、擬杜、集杜的風氣盛極一時。

結語

東亞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類型各異的典範，有些屬於整個漢文學世界中所共有，有些則是存在於某些地區或某個時段；有些典範的意義是共通的，有些則產生了一些變異。

在中國，其典範地位的形成取決於文人審美趣味的變化，而文壇領袖的個人審美往往會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審美。在日本，其典範的地位是由學者以學術史的專業眼光來衡量。而在朝鮮半島，其典範地位的形成與君王的直接推動有莫大的關係。朝鮮半島自高麗朝始，文學創作的體裁便是士大夫官僚階層，文學的作用也突出表現在政治方面。杜詩的風格與此甚為契合，杜詩會成為文學上的最高典範，似乎也是勢在必然的。審視杜詩在東亞三國文學史上的典範地位，因其形成的方式不同，所以結果也有差異。（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）



杜甫 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來鴻

文：陸蘇

心如香爐，心香自生

喜歡在好空氣裡坐，在心儀的香味裡工作生活。鄉下的空氣，每天都是活的。每天都有新的嫩的香味加入芬芳的行列，每天都有舊的膩的香味悄悄湮滅。滿鼻的清新讓人忘了這世上還有濁氣。連雜草都難得見的城裡，綠色都是刻意修剪造型過的。供供觀賞的草坪和綠化樹，已退化了當年旺盛的生命力和充沛的調節力。況且杯水車薪融入洶湧的廢氣流，根本連一口氣都來不及噴出來，就消失得沒影了。於是店裡有了空氣清新劑賣。十幾塊錢買那麼一大罐，有茉莉香型、桂花香型、檸檬香型，等等，應有盡有。只要將那噴嘴輕輕一按，就儼然置身野外，而且那香氣也不太貴，一罐能用大半年。香氣也可隨意選擇，想要甚麼花香就有甚麼花香，想要香多久就香多久。然而人就是這麼怪，因為明知花香是不能貯存的，沒有一朵花能在罐內住，所以就覺得那花香怪

怪的，太過人工，太過匠味。即使鼻子受用了，心裡仍不肯苟同，不肯將就著被善意地欺騙着陶醉一回。有段時間經常光顧花店，企圖以鮮花來淨化室內空氣。可事實證明鮮花只增加了一點點家庭生活情趣，對環境的內循環並不能起甚麼作用。這些日子以來，我一天想找一爐檀香，只覺唯有那梵樂般的素香才能和書房裡的紙墨香相融。許是臭美心理作祟，聞着檀香，心神便如聖水過濾一般，當心體生香其實是一隻無所不在的佛手的幻念。在靜夜，在花香草味都高攀不上的高樓內，檀香和西樂《聖母頌》一樣，是可以心無塵埃地靜心聆聽的。檀香久覓不着。心如香爐，拈一份好心情，心香自生。

文：黃路加（王肇枝中學 中六）

宣佈結果前夕

窗外下着如櫻花般的梅雨，雨箭組成一道水牆，將藍天化為碧綠，不知道之後會雨過天晴，或是狂風暴雨？我的心跳配合牆上的時鐘，合奏成一首動人心弦的輓歌。課室中的氣氛彷彿是一種固體，配合着空調的呼吸，簡直和春夏季節沒有半點協調。在氣溫急降時，我的心情有如坐在「跳樓機」上的感覺。今天沒甚麼特別，只是派發成績表而已，其實也不值得把四周變成如箭在弦的戰場。話雖如此，我卻還是緊張。那一種緊張，就像把雙手放在溫水，嘴巴也會不期然地不斷說話，雙腳也會不停震抖。雙眼如獵犬一般追尋老師的腳步聲。面上帶着一個和心情沒有半點關係的笑容。窗外的櫻花變成鋼珠，成千上萬，不計其數的鋼珠從天飛降，配合着在地上彈跳的聲音。很美，很宏偉，可惜我的眼睛被一雙高跟鞋所攝去。在學號一路遞增的同時，我的心跳也用上極誇張的

拍子。四周已經收到成績單的同學，有的開心到坐上火箭般跳起來，有的失落甚至落下鑽石般的眼淚，有的神情淡定。不論如何，我現在還是十分緊張。時間因我的心情而漸慢，窗外的鋼珠亂舞，最戲劇性的是配上雷王的一道轟雷，大概是因為心跳無法再增加的關係。我望着窗外的雨，彷彿是一場流星雨。一道道飛奔下來，令我聯想起魔法陣之類的東西，當流星墜地時，濺起水晶和碎冰。嗯，我的心思也被這些水晶所攪起。當我的號數被高跟鞋勾起時，我懷着不可言狀的腳步向前，不知所措地接下那藍藍的簿子。我知道下一刻緊張的感覺便如短跑選手般奔我而去。當時間精靈把我帶回正常空間的時候，水牆仍是一道鐵壁，白濛濛。不知道背後的景色是世外桃源，或是死寂幽谷？當我看到一堆數字時，這篇文章也要落幕了，不過這段心情很難忘。窗外，雨過天晴。終於，有點春夏的感覺了。所有的櫻花，鋼珠，流星都消失了……

短載

文：緩緒

定向的河流（二十二）

這間臥室兼書室的屋子並不太大。自從父親離開後，雖已隔了這麼多個日日夜夜，但屋內還像主人當天出門時一樣地立着書架，保持着原狀。想到自己此刻面對的就是父親平時回來時獨自面對的景象，一陣無法抵禦的感傷和同情，就像閃電般快速地頓時傳遍了豐容的全身。畫家追求的是「美」，力求表現的亦永遠是那神聖崇高的「美」。他們在畫作裡所表現的技法是那麼地豐富，極具變化，領人進入的境界又是那麼地莫測高深。他們默默從事着的是有關於人類精神領域最偉大的事業，但實際上對個人的生活要求卻是那麼地簡單馬虎，多不在意，而且是那麼地易於知足啊。面對着屋裡的一切，豐容心裡真的是太難受了。若不是對藝術有着一份深厚的情感，一份常人所無的信念，父親又怎會到這麼樣的一個山村來，選擇過這種無異於苦行僧般的生活呢？看着四周那些日用品，在原地站了一會兒，她等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後才掏出相機，開始小心翼翼地拍下了進門時所見的屋內的原樣。之後才慢慢走近畫架，認真端詳起畫架上放着的另一幅尚未完成的風景畫。畫裡的景物在眼前動了起來，在這一瞬間裡展現出了當日的情景……山坡上開着的野花，以及一些長草，正隨着陣風微微地晃動着。木柵前，那對正在談天的中年男女在這時露出了笑聲，聊天聲，相互談論着的像是一件令人覺得高興的事情。天邊散亂的浮雲正在緩緩地移動，一切都是那麼地平凡，自然，那麼地無拘無束，無憂無慮。浮想不見了，風景畫又重新回到了面前那種已成定局的原有狀態。轉過身來，再看靠着牆壁擺着的那幾幅父親來這兒後新畫的人物畫和靜物畫，無一不讓她回想起父親那種忠厚樸實的處世態度。她知道為甚麼不把畫掛到牆上去，是因為不願在牆上釘釘子，弄損牆壁。沒想這麼一位心地善良的人，在抗戰時期也會動手去消滅日寇。她朝一幅立在牆邊的父親的自畫像走去。那是一幅不大的半身像，比例近於原大，兩眼炯炯有神，表情中帶着一種憂鬱及自信。面對那幅畫認真看了一陣後，她又站到了掛在離窗戶不遠的一面鏡子前。

「那幅畫一定就是對着這面鏡子完成的吧。」照着鏡子時豐容想。「畫架呢，我看當時的畫架就擺在這地方。」她用手在身體的左面往地上比劃着說。「但角度呢？」她回轉身，一邊朝身後的方向巡視，一邊認真思量着。「我想，那幅自畫像應該就是站在這個位子上，側對着牆上的鏡子畫下來的。這種姿勢正好能使習慣拿畫筆的右手能不受拘束地自由活動。而若是再往任何一邊移動，無論是再移過去一點，或是再移過來一點都已經沒有可能。因為一旦如此，那些從窗外投射進來的光線就會改變，就不可能產生出畫面上的那種效果了。」她打量着頭頂那片打斜的天花板，很自然地聯想到了父親的身高，聯想到父親平時常弓着身子去屋裡那些低矮處取放東西時的情景。於是便更覺得為了藝術，父親確可謂是逆來順受，受盡了折磨。她離開窗戶，又重新朝着擺放畫架的地方走了過去。當她看到在木架邊擺着的那一雙仍保養得很好，父親平時最愛穿的皮鞋時，便不覺蹲下身子用手拿起了一隻。就在這時，沒想那些一直抑制着的淚水竟再也忍不住地，已「嘖」地一下滴落在手裡正拿着的那隻皮鞋上。她也同樣喜歡這雙皮鞋，喜歡由父親那雙腳的形狀穿出來的這雙皮鞋的模樣。父親那一時代的人是怎麼規矩本分啊，就拿父親來講，即使是遠行，行的是山路，平時也仍會按照向來的習慣只穿皮鞋，不論方不方便都不會學着今朝人的樣，去改穿那種新款的運動鞋。不變，從本質上來講不正是那種優點嗎？但在實際生活裡，真正吃虧的也不往往正是這些變通力不強，或者說是根本就不願隨波逐流地去追求時髦，一輩子都只求能守住真我的人嗎？木桌上有幾枝仍插放在水罐裡的「鮮花」，枝幹已禿，落了一桌變了色的枯葉、花瓣。另一邊放着兩封還沒拆封的請柬，豐容拿起來看了看後又放回了原處。接着又發現在一隻紙袋裡裝着幾支新買的油漆顏料，紙袋上清楚地印着店舖的電話和地址。走近那張木床，豐容拿起隨便插在枕邊的一疊信紙，開始認真地翻看起來。（本故事由電影劇本《紅房子》編寫而成。）

試筆